



# 我的將來

吳梅影

這篇習作，已經準備了數年，因為各種差別因緣，使我不能實現願望。我今年已六十有餘，在一般世俗人的眼裡，一個人到了這般年紀，不是抱著日暮途窮，等著死神降臨，結束這一世勞碌困頓的人生；就是認為來日無多，及時享受老福，含怡弄孫，過著福樂的日子。人生到了這階段，還有什麼前途，還談什麼將來呢？但是對我來說，回頭一轉就上了歸程；有的，人却需要繞一大圈，走了很多冤枉路，才找到正確的方向。這不是一新的開始，除非那燈滅了，一了百了，沒有來生，沒有前世，也沒有善惡業報。假使確信佛說的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，不斷往前奔放的，如大海中浪頭，一波又波的湧現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去擔心，在漫長的將來，還是長遠得很！前途還充滿無限的希望。

回憶十年前的秋天，一次，在芝加哥一觀音禪寺。規模不大，比起傳統的巍峨殿堂，太渺小簡陋了，不過，這不是偶然的機會，而是以我個人的能力，我盡心盡力，在學佛的道路上，我算半

路出家，在學佛的同道中，我是那樣的後起，算起來真正踏上佛門還不過十幾年。可是，與同道比較起來，我覺得並沒有空過，我自認依三寶，受持五戒及菩薩戒，從一九七七年，在佛光山受戒後，我吃素，早晚功課不絕；我住寺院，做淨行護婆夷，與家人過同一生活。在家日子，我不需要做事務的，家有長工幫傭，苦力是輪不到我的，但自從創辦佛堂起，裡裡外外，人事應酬，洗衣掃地，事無鉅細，樣樣都做，或許有人認爲我何苦呢？有福不享，自甘吃苦。我說：各人的志願不同，所謂人各有志，志願不同，目標不一樣，只要依各自的目標和志願去做，那就是人生最有意義之事。離鄉背井，告別兒女，他們爲實地到美國的生活狀況，曾經來到洛杉磯，與我同住一些日子，他們問我：如此生活快樂嗎？吃的素菜，穿的是十年前舊衣，起早晚睡，雜務做不完……我說：這就是證明我身體比以前更健康，心情更愉快。我已這大年紀，尚無衰老的現象。做人要

有目標，有理想，生活充實，心寬意定。這不就是人生的意義嗎？我的前半生，家庭事業，責任日盛，兒女成人，不需要我耽憂，我不能像普通人，抱著防範防範，養兒待老，安享晚年，我身體體好，尚可做些利己利人的事。人生難得，我應該珍惜它，利用有生之年，從事自己所願做，但得做的工作。因此，我決定邁向學佛之路，專心學道。

學道不外兩方面，一是自修，一是爲衆生。這兩種在修學的過程中是一貫的，相通的。從大乘佛法來說，淨化自己，充實自己，即是爲衆生的準備工夫；自己立人，已不如何立人；自己立人，已不如何立人；自己立人，已不如何立人……

我擔心的是，未披袈裟練事多，披了袈裟事更多；歸隱馬路西亞的目的，一方面身歷親歷，回到老家和兒女相聚，另一方面是減免雜務，謝絕應酬，專心修道。但是大馬是我發跡之地，我的事業，社會地位，親戚朋友，家庭子孫都在此！還有一些佛友及病患者，我請得下來嗎？趁此未歸隱之前，

佛陀經常垂示弟子說：「世間衆生若不行善，心念向惡，身行不善，就會引導世間的災難，衆生共業，同受苦報。」佛陀又說：「若要解決人間的災難，一定要改善人心做起，也就是說救世必先從救心起，人心健康和，那麼社會國家甚至於天下一切都能調順，人民和樂，自然世界就太平了。」

琳恩颯風方向不在北部，卻帶來一場空前的大雨，一夕之間促使沙止、瑞芳、南港、台北東區內湖地帶頓成澤國，造成多人在生命上和財產上的損失，真正體會了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」的道理！

災區的調查資料來源如何取得？智慧與感情並重，慈悲與智慧並行。第二：組長是救災的當然委員，以災情的輕重緩急，給予多少全權處理，可分慰問金、救災金、長、短期救濟金三種。第三：物資的給予和精神的慰藉並重。第四：除了錢以外還可衡量情況贈送所需衣物。救災小組選出四位幹事，負責有計劃的人數調配及地點的安排；陳柔利、瑞芳、林勝勝、南港、文素珍、台北地區，靜寧、沙止、希望未來的救濟工作在靜態中很順利的幫助受難者，不是湊熱鬧而是慰問，不要存有救濟的心態。救災其實是自我救濟（慧命的延續），救災也是一種自我的教育，三人行必有我師，佛教常將心中三毒如自的警喻：貪如水，嗔如火，癡如風，末世時代有形或無形的水災、火災、風災當窮出不已，不可不慎之！

到一貧如洗的境地。所幸平時生活的歷練倒也能以平常心來處理災難。爲了進一步瞭解災區，抵達鎮公所，希望取得資料協助賑災工作，卻因基於規定而難以提供。救濟是義務，公務是有時間與法令的限制，義務是今日待命，無所求的奉獻給予所需的，所以救濟工作應該要做得比政府好！師父的話猶在耳，此處行不通，另尋他途吧！

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。第二天決定先從救濟對象；帶著慰問金，載著棉被、貨車行駛於高速公路，人坐在棉被上，看看後面來車，幾幕驚險的剎車，使人心跳，

「抱著沈重與感激之心和大家講話，感激各位對急難者的救助，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」一樣的日子有人過得快樂，有人在生死掙扎的邊緣，有人一夕之間家破人亡，想想悲憫的工作多麼重要。昨日在蒙蒙的風雨中去三芝鄉慰問受災戶，在此我們作一檢討：過去有些委員曾有經驗在東部處理過災情，所作所爲均以點滴溫情，點滴物資送給受災者。此種救災是大型的，與某小地區的災情處理不同。昨日在匆忙中有欠條理，而工作的分配、人事的分發亦欠圓融。故今天必須加以總結，救災要有原則的活動，不要怪師父不能體諒大家的辛苦（聲淚俱下），師父的心和精神永遠不變，變的是師父的體力弱了，時間也少了。昨晚聽說基隆河水漲，瑞芳災情嚴重，實在心亂不已。

昨日到過三芝鄉，濱江街、撫遠街、瞭解災情，災已愈來愈多，我們要作通盤瞭解與計劃。第一、

政府所爲是公務，慈濟所行是義務。師父的一席話表達了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胸襟，折服在場的委員，大家即刻依指示分區行動，隨著靜師姊及第一、二、三組的組長到達沙止鎮，街道交通堵塞，垃圾如山，一片蕭條，淒涼的景象，令人難以釋懷。在沙止國小與陳美琴老師會合，泥巴淹沒操場、教室、辦公室也泡水，據說校長夫婦在一樓上二樓再爬上桌椅仍無法脫身，所幸一九九及時救援。大批的國軍已駐進學校並成立救災中心——作保護服務、醫療服務、清潔服務等愛民工作。

首先訪問貧戶的災情：窮人家遇上了大水災真遭

但心念一轉湧起無限的感恩，慈濟的工作使我們不但看清楚前方，也看到了後方。國家的安定、父母的養育、衆生的扶持、三寶的引導，才能走向修行的正道——父母恩、衆生恩、國家恩、三寶恩難忘。抵達災區，所見所聞，恍如隔世。「父母殘廢、兒女幼小，逃命而來不及，那管得財產？」「爲了救妻小，手折無法騎車，有錢也買不到呀！」「室內泥土堆積，室外可堆如山，家家戶戶陷入無可奈何，「無語問蒼天」的困境。貧戶發完了，災民那副祈求、呻吟，「情何以堪！」「明天再來吧！」大家心中共同發出一份懺愧——下濟三途苦。

## 賑災感言

## 靜睿

後面樓房爲何也領了棉被？「怒氣沖沖的責罵仍不斷，甚而起鬨！原來是一位混水摸魚不在名單上的老太太惹來的風波，我不得不發出正言：「我們不是政府機構，而是一個佛教救濟團體，錢是由委員每月不長辛苦勸募而來，我們樂意即時施與真正需要幫助的人，老太太不願承受兒媳們的幫助，情願讓我們濟助也無妨，生什麼氣呢？希望明天還有棉被送來！」又結束一場紛爭！

目睹此情此狀，委員紛紛認捐棉被達一三〇〇條以上，爲了一條棉被，爲了祈盼一點濟助，如果不是天災何苦呀！返回救災中心天色已暗，登記者仍絡繹不絕，「靜師姊姊爲我們準備的餐點也被

息時間，列舉如下：早晨四時半起身，五時靜坐，五時三刻早課，六時半健身運動，「外丹功及氣功」，七時半早餐，八點掃灑，九點清理室內，九點讀經，十點半念佛，十一點三刻供佛，十二點午餐，飯後經行，一點半睡，一點半閱報看信，二點半誦經「華嚴三品」，三點半拜大悲懺，五點淨浴身，五點一刻晚課，六點半行「花園」，七點半念佛，八點靜坐，九點與子女問候，十點入寮。原則上，每週五天準此實行。週末和週日，則安排會客與人治病結緣，或與佛友討論法義，交換學佛心得。如此自度不忘隨緣利他，作爲我學佛法之原則。

以上之修行課目表，要感謝超定法師，在一九八三年已爲我擬訂，因緣未成熟，事與願違。嗟嗟歲月，至覺慚愧。

古德云：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身？」故決定明年起，直向解脫大道前進。惟願三寶加持、龍天護法，師友提携，使我擺脫魔障，成就如是願望，阿彌陀佛！

一九八七年九月初八於洛杉磯